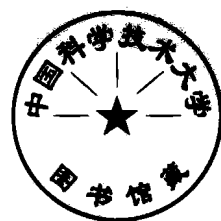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BB2/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四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首一卷(二)

〔明〕焦竑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田居乙記四卷

〔明〕方大鎮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省括編二十三卷

〔明〕姚文蔚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楊廷筠刻本

智品十三卷(一)

〔明〕樊玉衡撰 於倫增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於斯行刻本

一二八

一九九

七〇三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

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首

一卷(二)

〔明〕焦竑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九子

品彙釋評二十卷》提要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之十七

從吾

焦

青陽

翁正春

泰

蘭

朱之蕃

國

抱朴子

晉葛洪撰也字稚川居句容人元帝時召不起之

事以爲神隱書有外篇今所遺者外篇也洪博學深

記意乃已要之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洪亦奇士也

不近古

凱之用哉尚陽氏有才才八人

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蝶身不能凌厲九霄騰珊玄極攸叙

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王操五斷之風出於秦川諸云或有一

括漢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珠琅於重淵蟄伏於盛

要藏華於當秦雖役下世思殫毫駟騁幽贊大極單闡釋元

本言歡則未梗怡顏如工笑威則偶象頓顛而滯泥抑輕則

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主石於飛波離敗則肝膽為胡越則

則同心反合異則萬殊而一異則萬切論則秋霜落蕭蕭

之論則溫辭則水條吐葩亦亦士奇能推高則峻極頽

下疎則滿池差我今義庇清則倚暗外尤使明救濁則立澄

黃河使清可然不能沾方惠象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

稀雖陽不稀體與蜉蝣並化其明生暮死不能夕存忽崇高

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壑嗟竊為先生不取焉

於是懷丘先生吞曰嗚呼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沖漠不

役志於利祿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踳時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

患也藝藝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雲霞宜

僚之舍楚國先賢傳無其閉于水之間攜壯策之友治陋巷之

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慈廣則濁和故委世祿

而不紆時以位極者憂深故皆勢利而無餘疑其真不以爵也

而

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繫於腐鼠莊子鴞鵂腐鼠

奮其翼以藩武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筆紙且夫玄黃

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固極之閑迅

乎猶奔生之楚見飄于似飛矢之電經經之電經而飛矢仰且優游

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

夫鳥不結網陶隱居云云結網江潮不墮驢驘之駿一

相彼鳥獸猶知為患屈之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

効功閻閻欲殺慶忌要離詐以難九今吳王紀起燔以誑楚

以喪心屈政感惠而屠類荆卿絕願以報燕利厚養利

蓋厚祿者貴重爵尊者神亨秦園即莊垂綸而顧卿相之責

相成漢伯而不屑諸侯之萬說安平屠肆揚朱吝其一毛僥

求之徒昧子可敬集不擇木仁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

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引伊周以救溺言九悔則諸落

而不計易為足折伺河龍之腥而撥明珠河上翁家貧持竿

下子連其踵也使其子當為居居量表之

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

壽千歲為椿朝朝榮厚之草以八似蹈薄水以待夏日登

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

而

而

逸民篇

抱朴子曰余昔遊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

言曰明明在上統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百載之遐武穆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石山樓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遁也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獲之內執就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迹之淺嶮而墮下仍不則遠滿足之泥涇投鑪冶而不覺矣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雄鼠者不失騶虞之用必勝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莊子云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絕雲霓負青天而飛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絕雲霓負青天而飛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不知期滿高之問亦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莊子云鵬不知期滿高之問亦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莊子云鵬以八千歲為春朝菌之恆大椿坎蛙之疑海北海若曰井底不可以語海者拘於也驚蛇之蚺應龍也班固答客戲云應龍潛於潢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音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焉

王應麟曰此段本太公諫書士之問見如此非

仕人曰借狂狷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黃貴以優載擬海飲以博納賢貴德樂育人才而并於刑殺不脩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變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愛

抱朴子曰此段本太公諫書士之問見如此非

王應麟曰此段本太公諫書士之問見如此非

高上之士可不謂類甲冑以完刃又燕之浮冰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巢鳥之巢則盡風不集燕巢之也則神孔遐逝創凡獸之胎則之鹿鹿不時其郊孔子曰西見越則蛇龍不令除物獲果微即則顯顯不期何則君子臨陽其害一介之士則笑然不曉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奇酷之端開殘賊之車是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遂賢能以道毀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足金以還曰死馬且買况生者乎不若牛而軾陋巷以退養矣者不亦遠乎

仕人曰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賈傭不售房約無獲雖賣對秦王曰太公望之臣夫朝

向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乎何獨慮伯華之沮衆和設令殷紂以上述道收而飲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刑魏武帝亦刑罰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汗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後至輔翼子亦一妄矣紛擾日久而求競成俗排賢賈賈以龍躍或階黨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無後生昧然儒訓遂煙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至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大儒為使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教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鱗為也則鍾鼎

錫其聲若乃零淪數澤空生疾向泰曰此言士之處世不在位位何可
逸民答曰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士之處世不在位位何可
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士之處世不在位位何可
為割近才所不能割以多不為凡俗所量士之處世不在位位何可
恬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標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

服冕乘輅被義牛之文繡服冕乘輅被義牛之文繡
唐何之香餌唐何之香餌
張夫之炎熱張夫之炎熱
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貨滄海之曉虎豹入廣厦而

懷悲鴻鵠登萬壑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慕泰於得意而
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修德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
田之積王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四意所用亦何必棲息而泥

鳥哉嘉遁高蹈先聖之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
德立言德立言
墳索著述繁然可謂立言墳索著述繁然可謂立言

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
並金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加焉夷齊一介不食並金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加焉夷齊一介不食
嗟嘆謂不降志辱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不辱者知羈嗟嘆謂不降志辱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不辱者知羈
之為濤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脩道之為濤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脩道
學孫卿所尚道義既必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

盛德身滿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為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
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
頸毛之上何其細然頸毛之上何其細然

任人曰潛遠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焉然縱肆不為時用
祿利誠為天下無益之物可知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
晨騰黃不引犁戶祝不治心也晨騰黃不引犁戶祝不治心也
而代庖人烹飪且扶揚大明乎無外宣姬煦之和風者日也而代庖人烹飪且扶揚大明乎無外宣姬煦之和風者日也
筆燈於開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
可以一日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
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可以一日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

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汰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汰
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
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
禹稷顓淵湯地皆然矣予亦謂孔子賤於堯舜遠矣夫匹庶
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棲禹稷顓淵湯地皆然矣予亦謂孔子賤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棲

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
茫茫然龍犀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
感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龍犀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感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

翼翼
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道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道

款超千里於終朝。必假退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遠瀛。必因舳舻
 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手。裁繡欲測淵微而不涉神。
 必符之乎明師。故朱緣所以改素。素訓誨所以移家。蔽撥雲
 而揚大明。即被雲見日意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萬物之狀皆必然舒竹帛而考
 古今。則天地無藏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埋可
 令堅。堅乎金玉。泥和沙而鑄之如金石之堅曲木可攻以應絕壘。木從施壘如壘者可
 使百獸可教之以戰。使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疇可動之以聲
 音。拔石可感之以精誠。物類皆可使化見人皆可以數成意又况乎含五帝而稟
 五常者乎。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馬之低昂中度勢擊之會。曾之
 馴也。勢為之能聚散與彼九馬野鷹本實類此以飾竟。彼以
 質賤。運行濤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行濤之流不輟有特而進於大海崇一
 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一簣之功不已有特而至於峻極
 崇成太華岑。四句即此意。大川涌濤。則蛟螭群游。大川之內有蛟螭日就月將。則
 德立道脩。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過
 鵠。帶狔。震雷鳴蟬。杖劍而尤拔白。而舞盛稱山之勁竹。南山之竹不懸
 自直此子路初。欲任振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
 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後居政子房鄙人而灼聚幽滑漸漬道
 訓成化名儒。乃抗礼於王公。子房後封為萬戶侯豈直免於庸陋
 以是。貧人悲寓世之倏忽。人生疾泯沒之無補。感朝聞之弘訓。
 朝聞道夕同以進德修業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李德植也覺周念之作
 死可矣。師

狂周念
 作狂
 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
 大禹惜
 鑒逝川之勉志
 悼過隙之電速
 老陰如白駒過隙如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
 末務洗憂貪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書懷坐
 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進德脩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常
 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缶仲舒命世不窺園門
 董仲舒下帷
 三年不
 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絕浦以寫書黃霸抱柱楷以
 受業
 黃伯宣帝時人係獄中
 尚書更冬講論不急
 竈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野道
 與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
 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求驗善否於往科故能盛德大業冠
 三十九子
 案釋評
 十七卷抱朴子
 於當世清風令聞播于罔極也且夫開商羊而戒浩漭
 飛公朝下殿前舒羽而號奔侯使問孔平曰鳥名商羊昔
 昔諺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於庭今死者有火石火出家有
 傷斃而洽東肅肅公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速矣此肅慎之災也
 昔武克商通道九夷百蠻咸以共方順諮諒實而言色味
 來貢于是肅慎貢恬天石器矣
 出史記
 諮諒實而言色味
 渡江有物人如斗圓而赤直融玉舟王使人取之不識又使人
 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惟諸侯之伯者方游此物
 也
 訊土狗而識墳羊
 仲尼曰吾穿井得羊也對曰丘園之上
 怪續羊也
 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
 吳伐越陳會稽
 使問仲尼會稽祖問何骨骸大仲尼曰禹致群臣于
 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戮之其節專車此為之大也
 膠離畢
 而分陰陽之候由久矣而覺蘭余之錯何神之有夢而已矣夫
 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堂陰劣思

卷之九 彙釋評

南

抱朴子曰夫受繩墨者無枉削之木木從繩染道訓者無和僻之人木從繩篩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及於營生富貴沉淪於樂此四句是是以遐覽荆博者曠代而特有一見此四句是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世皆不知世皆不知世皆不知幸不若使素士張素之土張素則書躬耕以糊口左傳云人有弟使

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則文學之士亦有之。亦有饑寒切已黎甯不給。膚因風霜。衣不給。口乏糟糠。食不給。出無從師之資。無由取結。家有日暮之急。使朝不給。釋耒則農事廢。古人耒耜而耕者。執卷則供養窮。

三才圖會釋評 十七卷抱朴子

余

者則又缺然經而學雖開學業可恕者也若此而缺學非不學也
 可忍也缺然矣
 所謂千里之足困於盤車之下一刀之鏟不經歐冶之門
 者也素士關事業而其教失也是為一家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婆娑安適貌漢書云婆娑於六藝之場不知稼穡之艱難目綺紈即綺紈也言其安意於綺紈之場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采色之觀耳疲乎節衛韋生之樂象糜乎蘭麝
 之輕軒車馬之修入宴華房之燦府宴樂之修飾朱翠於楹棨華其積無
 已於陵墮墮其陳妖冶以娛心龍於色也酒醕醖以沉醉居也酒也行為
 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知草芥口筆
 之乎典據不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焉貽疑則生

老而懷粹雖致麥之能辯亦奚別乎聲譽哉。

抱朴子曰文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禮記

後可以為父也文帝太子是也聖所貴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

中而知青紫之官朱離後抱朴子絕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即居

要操生殺之威生人提點陞之柄能點人整厚決於典奪能

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弄所不能詳毫末所不能

窮也窮則不能盡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偽則

果覆車之禍乎先哲居焉不敢忘危嗟子欲教之以義方雕琢

切砥弗納於邪偽選明師於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賢之

知此驅之以直道之上飲之乎檢括之中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

其貞吉也昔諸實家道教之福霍禹受李意之禍中山東平以

好古而安瑛刺由而牆而前事不忘今之良鑑也湯武桀

伊呂其興勃然卒榮乎推崇其志忽為朋友師博尤宜

精簡必收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懷者其經術

垢涅閑和矯枉宜必和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

君道篇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言天濁黃判而下流言地尊卑等威
於是乎著性聖而取諸兩儀即在天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
而雍熙之化隆言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先正身以去偏黨
以平王道言無偏任造私情以操至公公通以擬宇宙以籠
萬殊宇宙以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真偽既明
以獨聽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自聞矣聽德惟聰而又加之
水以進善進善如流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左傳云君人昭德
開塞德和庸親昵賢寵愛也使規畫其圖矩竭其方盡其規員
矩方繩肆其直升効其斷斷斤之用匠之以六藝六藝射御
之子九子品彙評卷十七

之以忠信信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文陋以伸沈抑高明之
有沉抑下卑激清流以澄臧否激濁揚清使使物無詭道事無
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為將莫敢憚幾
顧命畏危至悅近以恤遠修文以招攜招携以柔卑百姓之
財果蘭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
化治則匿暇藏疾五教在寬教在寬外物多士於武內建
維城之穆屬詩云子使親疎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
之愛本茂而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泥竭而石盤岳寺國勢
還觀觀凡風潛絕之見三由之傾殄則知流川之未可恃也
若窮幽之不守則覺嚴峻之不足賴益城湯池未若人起是

以資君抱恨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
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陽焉

夫民之饑寒則哀彼背此民有飢寒則曰百姓有罪則謂之在
子即武王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
思察朕之引湯湯時大旱紀湯自剪髮斷爪身嬰白不吝改絃
於宜易之調不取反迷於朝過之空虎虎以不吝改絃
以接疏仁厚以路無擊壤之雙雙鹿而歌則羞聞和音之
佐民有不粒之墮則規臨方闕之善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
之勞瘁若安則思茹荼荼之苦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生食則思
時時管絃之宴宴則感逸樂之有過樂不可極瞻瞻

之美采則慮賦歛之慘烈暗珍麗則遵放勛之虞
臨下曰堯之治天下也采椽不斲准衛文之大帛公大帛之
衣衣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文亦欲作露臺曰公結之曰
乃止臺臺華之召災華之官悟阿房之速禍秦始作阿
則念一時之失信耽玩則覺喪耽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
今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逆情任理不使鳴夷有抱枉之魂

子晉陳吳王不江江盜盜之杜伯惟人力之呼承廢嫡則戒晉
賜之賜之立庶則念劉表之珍祀祀鬼鬼則失獸
獻之巨惑惑立庶則念劉表之珍祀祀鬼鬼則失獸
而得士得士出出識識網而悅遠偏愛則慮神神之誘誘
飛飛之專寵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威恭

頭仙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咄咄漢祖所生之銳刻印
之為不可高祖方食微吐哺而孝惠之銖銖從之六國反景
帝誅諸呂以治之變於六宮之中漢自后魏威夫斷止汗血
之求於絕域之外武帝好大喜功日事征伐除惡天以遭酒
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而用賢者軾怒龍以勸勇
曰吳越之人輕死也出見越人勇士開而痛之避蟬以勵
武也公出有勇氣也勇士開而痛之避蟬以勵武也公出有
下勇士矣如車之駟之駟而不知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
於是勇士多歸之聆唐會之說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股背無
益之毛攬六翻凌虛之用鴻鵠之舉也惟六翻耳腹背之毛益
出歸子喻用人
當盡其所長

子午子品家釋
藏淵中之魚
言淵不可至也操利器之柄怒不越法以加虐
法不以私喜不喻憲以厚遺不以私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
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逆傾下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
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志近惡而舍遠
功使夫遭劇孟明有脩來之効千里後以一劍之任射鉤之
功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魏尚張敖立靈恥之積射鉤之
賊臣中鈞者匡合之弘勳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天下伯者名高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車轉傳聞計幸用
其則錫馬化為管寧也牙和偽變成忠貞秀於斤園
所則荒田可夜光起乎泥濘可以海味王是以淵鑄者仰赴
以淵嘉禾

山樓者俯集
物傾於下惠發乎通而澤遠乎遠明哲宣力於彼彼既廢讓畔
於穀澤者讓路遂以所爭之田為閒田而退
是以七政不亂七政不亂七政不亂七政不亂七政不亂
而錯集四靈俗規龍麟鳳足華灼其露淋灑以資聖德
而盈箱詩云乃來萬斯箱丹旄逐於神潢致旱乾之神玄厲
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其隘偃木之恭其神好風雨集
之物無脆時之謂人無嗟慨之響困困虛陳困困困困困困
寢層不用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遷裘皮服山樓河萬算不
合歡華面言荒服所不臣天地感重譯名寔當首於形底

王守仁曰
夫根深則木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
迹造父善御者口馬非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
民而致同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
必振矣君人則難而獨立至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
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微雖日分百尋之秋毫
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瑯於毫端武則鈞銘於推於指
掌必窮萬篇之誦口備清波之辨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尾解

也漢書云有土何者不若乎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問元本之端也元本在思治未亂誠能事過乎臨深履水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履道數以御衆才韓白起畢力以折衝肅曹曹參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美則人主雖從容王房之內天子所居之道達雲閣之端羽衛屬於其謬樂人疲於拚儼之樂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於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李斯謂二世曰身處此懷損命之帝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

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米粟混漫正者不

賞和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遺極王莽曰露其類危猶累卵而自比於天日王莽曰同於泰山王莽曰者未足笑也王莽曰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變事是就

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茂恩信悅何馬而惡寒王莽曰貴珠玉而賤智略王莽曰而約惠澤王莽曰緩賑濟而急聚斂王莽曰勤政文而忽稼穡王莽曰重蕪井而輕民命王莽曰進優倡而退儒雅王莽曰厚孽幸而薄戰上王莽曰流聲色而忘庶事王莽曰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撓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務王莽曰圍聚

食肉靡殺之物王莽曰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王莽曰夫吉凶由已湯武豈異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

殷紂計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王莽曰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王莽曰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王莽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王莽曰故有憂寡之恤也王莽曰則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覆莫之扶也王莽曰於是策策去於我手王莽曰而不還王莽曰怨於下王莽曰天怒於上王莽曰陳吳王莽曰揮文而威王莽曰乘於百雉王莽曰之上王莽曰皓刃交於衆魏之下王莽曰飛蜂內厲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璧以延壽樓之智士暮伊呂於蒿岫招孫吳王莽曰思義美而莫問猶太廢既熾而運水於滄海王莽曰而造船於長洲王莽曰夫魏之稱不可驕王莽曰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脩也王莽曰上聖無策載馳猶懼不逮前王莽曰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王莽曰或於安而思危王莽曰或在峻而自逸王莽曰

而不可不爲王莽曰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王莽曰以惡小而爲之即此意也王莽曰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寡之恤也王莽曰則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覆莫之扶也王莽曰於是策策去於我手王莽曰而不還王莽曰怨於下王莽曰天怒於上王莽曰陳吳王莽曰揮文而威王莽曰乘於百雉王莽曰之上王莽曰皓刃交於衆魏之下王莽曰飛蜂內厲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璧以延壽樓之智士暮伊呂於蒿岫招孫吳王莽曰思義美而莫問猶太廢既熾而運水於滄海王莽曰而造船於長洲王莽曰夫魏之稱不可驕王莽曰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脩也王莽曰上聖無策載馳猶懼不逮前王莽曰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王莽曰或於安而思危王莽曰或在峻而自逸王莽曰

而不可不爲王莽曰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王莽曰以惡小而爲之即此意也王莽曰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寡之恤也王莽曰則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覆莫之扶也王莽曰於是策策去於我手王莽曰而不還王莽曰怨於下王莽曰天怒於上王莽曰陳吳王莽曰揮文而威王莽曰乘於百雉王莽曰之上王莽曰皓刃交於衆魏之下王莽曰飛蜂內厲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璧以延壽樓之智士暮伊呂於蒿岫招孫吳王莽曰思義美而莫問猶太廢既熾而運水於滄海王莽曰而造船於長洲王莽曰夫魏之稱不可驕王莽曰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脩也王莽曰上聖無策載馳猶懼不逮前王莽曰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王莽曰或於安而思危王莽曰或在峻而自逸王莽曰

功成治定而悲念匪荒或綴旒綴旒猶累也左傳累十二紆而
而不覺不寤不有辛勞不覺不寤不有辛勞沒溺沒溺猶溺也易用貴欽明之高濟易用貴欽明之高濟
哉竟歸之欽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元子品彙釋評

廿四

臣節篇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侯群詰之聖帝用德魏又之
成功故能熙帝之載成其凝四門穆又百揆時序虞夏盤稽
夏多虞夏盤稽阿閣有鳴鳳之巢也東漢時鳳鳴於阿閣元首方
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貌若一體之相賴也若必度能而授
者備乎覆餗之敗易言不勝其任也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
放之禍不至放
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竊祿之臣遠令犯顏楚又
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忠主保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言諛
臣臣過弼遠者杜稷之體也言骨類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正信
臣臣十七卷地都手
極諫雖伏斧鑕而盡言而不避忠而見疑諄諄而不得者待
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
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備為請托無所容申絕不顧私明刑而不
濫乎所恨刑不為審賞而不加諸附已當不為不專命以招權
不貪誇而談潔進思盡言以糾謬退念推賢而不蔽風興夜寐
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傳水也納謀貢士不宣
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以砥矢自
居已則以羔羊為節詩羔羊言節當危值難則棄家而不顧
持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張陳之重事
陳平出可制勝追周全之畫規准二鮑之直視地地宣宣帝帝弘弘之節